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3 ·

哲學·宗教類

人生哲學 卷上

李石岑著

生活系統

周谷城著

一個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朱謙之著

科學與人生觀

亞東圖書館編

上海書店

朱謙之著

一個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無譜之曲

蔣山青著

這是作者第二期詩歌選集，多半未曾發表過。有的是悽情的歌唱，使你讀後不由地緊蹙眉頭，激發着酸楚的同情；有的是歡情的吟咏，使你可以窺探那熱烈的情懷，充滿着青春的意趣；有的是敘事詩，壯偉或娓娓，也能使你長留着清新的印象。印刷裝訂，極為精緻，全書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本書據泰東圖書局1928年版影印

第一講 導言上

什麼是真理

怎樣求真理

第二講 導言下

東西文化一元論

印度西洋中國三方哲學的正統派

正統哲學的體系

孔家哲學的三時期

總結上文

第三講 宇宙觀上

不可思議論之批評

一箇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目錄

我研究這問題的經過

許反情論者的宇宙觀

第四講 宇宙觀下

第五講 人生觀上

與我的意義

人性論

第六講 人生觀下

生活之樂

爲什麼有惡呢

復情

自我與犧牲

行爲中之實現

第七講 戀愛觀上

第八講 戀愛觀下

第九講 政治理想

第十講 經濟理想

附錄

孔門的泛神思想史略

一箇唯情論者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目錄

第一講 導言上

這次演講是完全以我真情認識的真理爲依歸的。曉得怎樣探求真理，就曉得怎樣去做我的生活。

什麼是真理？

現在社會人生的不統一全由於信仰沒有標準，你立一箇真理，我立一箇真理，其結果真理成爲「此處與此時」Here and now的問題，是非日變，而人生也好像沒有著落似的了。在這箇思想界紛亂的時候，我實不能不歸罪於一般學者，固然學者能够把思想來引導生活，但他也能把人的生活引到壞處去。學者常因箇人偏狹之見，而倡爲怪說，或有意立異，本著好奇心而創立一哲學系統，這是常有的事。卻不知宇宙的真理，是宇宙間公共的，是至公無私的，誰

也不能佔有，誰也不應私立門戶，如果你要私立門戶，把學說作一種智慧品，灌注於人們腦中，那末你這箇思想家，儘管說得如何動人，煞是好聽，我都只能認你侮辱人的人格，是箇精神的掠奪者罷了！

我們不講真理則罷，要講真理便不可不除去有「我」之私。我常常覺著有成見的人最難說話，因為他私心太重，無法轉移。你看在學者中，私的人總是把宇宙看作箇人的，公的人則把宇宙看作大家的，私的人要把我來統轄宇宙，公的人則把我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和天地萬物一般看；又私的人以為一箇人有一宇宙，各各不相知，公的人則老實肯定有箇瀾淪萬物無限的宇宙。這層極關重要，公的分別，便是以後學派分歧的原因，既然一箇人有一箇宇宙，則你的宇宙不是我的宇宙，推之你的真理也不是我的真理了。因為在

宇宙觀上，那單獨的自我對於普遍的自我——宇宙——缺乏調和，所以在真理上，也自無是非善惡的客觀標準。諸君！難道是非善惡就真箇沒有客觀標準嗎？都只爲學者以私意自爲障礙，所以不能廓然貫通，對於全般的真理，自不能認識他。我打一個譬喻，真正學者的智慧，如燭一般，四方上下無所不照，而私的則如燈，只有一面的光，不能夠徧照十方。我也不是說這般私的，全無所見，但說他所見大小，只見自己的自我宇宙，卻不知自我宇宙是和「萬有一」有關係的，所以我們必須找尋兩者共同的中間物，就是普遍的宇宙，倘若不知這普遍的宇宙，則我和宇宙爲二，而我之所以爲自我宇宙的，也算沒有真知灼見了！換一面說，在真理上只知我的真理，卻不知我的真理，即宇宙萬有之真理，則這種真理的認識，也是極靠不住的。只成爲個人的意見罷了。

原來真理之所以成爲真理，因他有客觀性的，必要是通人類全體普及的標準，這纔算真理。我們不可不以普遍的爲真理，卻不可僅僅以個人縱欲的私見，或個人的快樂爲標準。但在這裏，我也不完全否認「主觀」，因爲真正的主觀，是存在於自我的底子的「情」，無論何人，都有這一點「情」，這點「情」是個人的真正主觀，同時和普遍的主觀相符合。我認爲對的，則無論何人都認爲對的，卻沒有一箇人覺著不很對的。這麼一來，則我的真理，便是你的真理了，你的真理便是一切人的真理了。儘管人們性質有許多不同，而在不同當中，總可找著一箇同的地方，就是能够判別是非的「真情」，就是能够發見一切人類共通的真理，有了箇共通的真理，而後人們纔好一處過活。不然這裏一箇是非，那裏一箇是非，這裏一箇宇宙，那裏一箇宇宙，人們信仰的不統一，又那裏能望社會人生

的統一呢？

於此，我不妨把真理的性質，窮原究委的詳說一番。我上面說真理是至公無私的，是有客觀性的，這都是就真理的本身來說，不是因人和地和時而不同的「真理的表示」，乃真理之本身。無論如何的民族，如何的箇人，如何的倫理思想，其間必含有真合於普遍真理的做他底子。雖然表示出來，各有各的不同，這地方用這形式表示，那地方用那形式表示，在一個人當中，一任真理，對父便爲孝，對兄便爲悌，對孩子入井，就發爲惻隱之心，這許多不同的「真理的表示」是時時刻刻變動，跟著時代的變動而變動，在某時代爲真理，於次時代就是誤謬；又隨地位的變動而變動，把待父的禮來待敵人，就是誤謬。可見真理是變的，這句話確是不差，然須知變者形式，而不變的是其內容。儘管我一天當中，酬酢應對，於一

箇人一箇樣子，然我的「情」是不會變的，我對於這人情厚些就厚些，情薄些就薄些，會惻隱時就惻隱，會羞惡時便羞惡，表面好似是轉變無常，其實在我方面，只是一箇情，而自然有這些分別，須知這箇「情」便就是真理的本身了。真。理。非。他。就。是。這。酬。酢。萬。變。的。一點「情」，雖然因地不同而變他形式，又於時間經過當中，常現一種轉變之相，然真理的自身，則只有一箇而已，而哲學者的職務，就是要發現這唯一的真理。

平常人因看不到這一而變化變化而一的真理，只從外的著眼點去觀察，自然所見真理都是變的，都是多樣性的。因此實驗主義家遂把真理看作一種工具，他說真理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胎裏帶來的，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爲了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似此把真理看作人造東西，我以爲是根本錯誤了。如果真理

是人造的，如何成爲公認的真理？帆船太慢了，你可以換上一隻汽船，擺渡的船破了，可以再造一箇，但假使不給你以天賦的智慧，則你又怎樣辦呢？你能造出許多東西，也能創造你自身的生命和智慧嗎？須知只有你自身的生命和智慧，纔是真理本身。有了他纔能表示出許多真理，時間變了，地方變了，你表示真理的樣子也變了，但你所以能表示真理的一點「情」，卻永遠不變。又如實驗主義家，高談致用，以爲真理就是工具，萬一發生他種事實，從前的觀念不適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們就該去找別的真理來代他了。其實所謂用，都只能在一箇時候，一箇地方，擺過渡，做過媒，若我們所謂用，纔是真正全體大用。儘管從前在社會很有用的，一種真理，現在變成廢話了。而我們所以能表示真理的能力，還永遠有用，而且用之不窮。我以爲唯有這用之不窮的真理，纔可給他們以

真理的美名，若實驗主義所謂真理，都只見一片段而已。他固不能無見，如我們說真理是有普遍性的，而實驗家說真理是於一箇時代一箇地方有普遍性的。我們說真理是永遠有用的，而實驗家說真理是於一箇時代一箇地方有用處的。可見實驗家任他怎樣否認全般的真理，而其究仍不出於全般真理的一部分，不過所見太小罷了。爲什麼所見便如此之小呢？原來實驗主義家把真理看作人的一種工具，真理和我手裏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是一樣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工具。既然把真理看作一種工具，就無異乎把真理認爲一種東西，凡是東西都是有成有毀的，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都是「此處此時」的，所以真理也是「此處此時」的；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都是有成有毀的，所以真理也時刻換新的。雖然，凡表示出來的真理，都是永遠在變化中，然儘管表示樣子千變

萬化，而真理是不會變的，儘管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有成有毀，而這一成不變的大道理，則從古至今，沒有間斷。換句話說，真理不是一種工具，卻是造工具的一番道理；也不是東西，是東西之「所以然」；若僅僅以真理作一種東西看，自只能限於一時一地，而沒有普遍性，反之把真理作道理的本身看，則無古無今都有他存在的地位了。

但在一般守舊學者，拏真理做最後目的的生涯而主張「不變」的，這在我們也是極力否認。他道：真理是絕對不變他，如「變」的真理，只得叫做偽真理，何以故？變沒有自性和自相故。當一件物變作一件物的時候，未變之先沒有變，既變之後也沒有變，即在變時，涉思及變，變早已飛騰了，可見已變沒有變，未變沒有變，除了已變未變，變時也沒有變，這不是沒有自相的嗎？復次，變都